

短篇小說

童養媳

蕭 軼塵

半月多不停的雷雨，我的木箱竟成了白蟻的巢穴，被蛀蝕的許多雜物中，最使我傷心的便是她的這件藍布衫了。當我看到那種一孔又一孔的破爛情形，好像我的心也變成一孔孔的穿透了！

在我的記憶中，她廿年的生命，沒有遺留下一句怨言或是一件愛物，甚至連一聲嘆息或是一幀照片也都沒有，除了這件藍布衫和那句：「喂！讀書人有什麼驕傲？沒有我們耕田種菜餵雞養豬，他們吃南風！」的話外，一切都隨著她苦難的生命消逝在這個世界上！說起來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記得我八歲的那年，有一天下午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大姊嬉笑着走邊笑地對我說：「弟弟！恭喜你，爸爸今天替你選了一個媳婦仔，母親也很高興，她說替你完了半番心事，並且，此後家事也有人幫忙啦……」

姊姊與高梁烈地說着，我只是莫知所措地聽着。到家後，一走進廚房，姊姊便用手指着爐灶的火口處蹲着她說：「弟弟！你看她就是將來給你的。」我順着她所指的方向望過去，只見有一個和我一般大小的女孩，在灶腳總縮着一團。我沒仔細看清楚，只覺得有一種鄙夷和害羞的情緒，在小心中蠢動着，不知是天性還是撒嬌，只是口口聲聲嚷着：「我不要……我不依……」並要求母親把她趕出去。

因為，像這樣的童養媳制度，本來是我們鄉間最盛行而又是最沒有人道的罪惡習俗；也可以說是農村厚樸善良的社會裡唯一的污點，這種原始的買賣式的妻奴風氣，幾乎淹蓋了我們農民所有的傳統美德。每個人家爲了壯壯門面，幫幫工作和在早抱兒孫的觀念下，都想買個童養媳。而且，所花的身價不及半頭小牛的價值，那麼無論在上山或是下田工作的效率決不會比牛還差；至於將來，兒媳長大圓房時，又可省略許多粧奩聘禮。這在莊稼人家看來，確是極合乎經濟邏輯的，如果，撇開人性的一面不講的話。

我母親一陣哄騙，雖然終算是暫時靜息下來，可是，此後她在我心目中的心目中，竟成了一粒砂礫甚至是一根釘子般地，使我懷恨，而她也見了我像耗子見了貓似的不敢仰視。

我小時候完全是典型的貴族少爺般嬌生慣養的，她沒有來之前，每天放學總是姊姊去接我的，後來她就替代了姊姊，每天到學校門口接我回去。而使我最高興的，就是每天放學她來接我的時候，同學們總是拿着我和她開玩笑，說什麼她是我的老婆啦！要我和她手牽手的走啦。於是她在路上當衆被迫被辱的怒氣，一起都向她洩憤，不是拿石塊擲她就是拿竹桿打她。可是，她至多只是默默地向我投着乞憐的目光，既不敢流淚更不敢哭喊，背着我的書包像狗般的跟在我的後面走着。

有一次，我因為考試成績不好，在路上又受了同學的譏諷，所以當我和她走過一道小溪時，我竟兇猛地把她推跌在溪裡，待她掙扎起來時，衣服及書包全濕了。因此，回家後又遭了父親的一次拷打。這在當時，我實在有說不出的滿足和喜悅。

她從跨進我家門檻第一天起，就一直過着沒有一刻停息的生活。無論雨風或節日，她都似螞蟥般在外面勞碌奔波。從八歲至十二歲的這段時間，是黎明到各處路野村舍去拾豬糞，日出時才回家喫早飯，飯後就趕着一群牛羊帶上鐮刀扁挑到山上去，一面牧羊放牛

一面砍柴拾薪，約摸十來點鐘就得趕回來，預備到五里外的小學校去接我。下午不是在首前園拔草捉蟲就是在蓄蓄園整理藤蔓施肥培料。天黑回來還要清洗牛欄羊厩或是其他瑣事。總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如一日從無間斷。

鄉間的生活，是普遍的過着異常困苦和節儉的人類最起碼生活。平時裏除了自己喫外，還要選些好的賣出去以換取一些鹽類。至於油類非是有客時絕不輕易用的。甚至一根洋火也都是珍貴非常，有太陽時大都利用母親的老花眼鏡使陽光透射在紙煤或是麻糰灰上以生火的，再不然有時甚至不惜花了很多時間跑了十幾家去引一星火回來。在早晨則用一種鋼刀和磁石碰打，使其火花落在灰爐盒內而燃燒起來的。記得，我有好幾次惡作劇，不是把盒內的灰爐倒光就是把它弄濕，以爲難她，使她因就誤時間來不及喫早飯就要趕往城裡挑糞，以滿足我卑劣的迫害狂心理。

在家裡要是東西失落或是家具毀壞，差不多都是歸咎於她。因而，她常常含冤不白地爲我替罪，從沒有辯白。外面也成爲人欺侮的對象，無論受辱挨打，她總是默默地承受從無反抗。所謂「喚頭小雞衆雞啄。」除了母親尚能爲她袒護外，此外，所有的人投射給她的目光都是冰涼的陰沉的。

姊姊畢竟比我幾歲比較懂事點，聽母親勸說幾次後，對她也就好多了。我呢？那裏會有動於衷，一點憐憫之心都沒有，還是恣意加罰。而且不因書讀多了而有所覺悟。相反的，見了她不但不同情不諒解，還有更加仇視更加討厭。她見了我總也是默默的沒有表情。

不久父親病故了，姊姊也繼着出閣。隨着母親的老邁，家裡十幾畝田園及一切生活費用的擔子，都落到她的身上。她除了田園耕種及養豬餵雞外，還得偷空到外面找短工或上山砍柴賣以貼補家用。這時我也已在城裏就學了，所有膳宿及學費等均是仰賴於她的工資和田園的收穫。歲月在她創痕累累的心坎和胼胝腐爛的兩手滑過去，十幾年滙聚了人生最炎涼的生活，沒有折磨死她，反而把她鍛鍊成更壯碩了。她耐勞苦死硬硬，從來不曾對自己對別人發過怨言。終日只一味沉默地埋頭於一切工作，永遠是無聲無語不厭不倦的往前做去。她孝敬母親勝過我和姊姊。

我中學畢業就考取了大學，學校爲了怕敵機轟炸，都疏散往遠處的山城去。我在上學前一天向母親辭別，那天晚上姊姊也特地回來，我們在天井中乘涼。母親囑咐我道：「學校離家這麼遠沒有人照顧，（未完，下接廿六頁）」



。的什給是就來將她看你！弟弟

藍布衫，唉！如今八年了。時間就像老牛拖着的犁耙般把我的心犁得片片，我對於她的意念也像那耕地般隨著無情的韶光被犁成養粉。現在不僅她生前愛撫過的芳馨泥土已成爲荒涼的戰場，連這件八年來日夜廝守的，她僅有的遺物也竟被白蟻嚼噬得粉碎了。（完）